

【初试】2026年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考研真题汇编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推荐资料。

一、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真题汇编

1.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 2021–2024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二、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部分(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三、2026 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考研初试参考书

暂不指定参考书目。

四、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

文学院

五、本专业一对一辅导(资料不包含，需另付费)

提供本专业高分学长一对一辅导及答疑服务，需另付费，具体辅导内容计划、课时、辅导方式、收费标准等详情请咨询机构或商家。

六、本专业报录数据分析报告(资料不包含，需另付费)

提供本专业近年报考录取数据及调剂分析报告，需另付费，报录数据包括：

- ①报录数据-本专业招生计划、院校分数线、录取情况分析及详细录取名单；
- ②调剂去向-报考本专业未被录取的考生调剂去向院校及详细名单。

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封面.....	1
目录.....	4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历年真题汇编	5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 2024 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5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 2023 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13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 2022 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17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 2021 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24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历年真题汇编

扬州大学 815 文学阅读与评论 2024 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扬州大学

2024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试题（A 卷）科目代码 815科目名称 文学阅读与评论满分 150

注意：①认真阅读答题纸上的注意事项；②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本试题纸或草稿纸上均无效；③本试题纸须随答题纸一起装入试题袋中交回！

阅读塞林格短篇小说《逮香蕉鱼的好日子》，写一篇文学评论（共一题，150 分）。

要求如下：

- (1) 评论角度不限。
- (2) 评论文章要有正标题和副标题，题目自拟。
- (3) 运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进行评论，观点鲜明，论述充分，语言规范，言之成理。
- (4) 字数 2000 字左右。

逮香蕉鱼的好日子
塞林格

旅馆里住了九十七位纽约来的广告业务员，他们简直把长途电话线全给霸占了。507号房的女孩为了一通长途一直从中午等到快两点半。不过她倒也没闲着。她看了小开本妇女杂志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性是欢愉还是受罪》。她洗了她的梳子和头发刷子。她把那身米色套装裙子上的一处污渍刮掉，又把她萨克斯买的那件衬衫上的纽扣挪了挪位置，而且还用镊子把她一颗痣上新冒出来的两根毛拔掉。在接线生终于拨响她房间的电话时，她正坐在窗前座位上染指甲，左手上的已经快染完了。

她是那种女孩，绝不会听到电话响便把手里的任何东西胡乱一扔的。瞧她那副架势，仿佛是自打进入青春期起，电话就一直在响似的。

电话零零地响着，她继续用小刷子涂抹小手指指甲，刻意描绘着那个月牙形的边缘。接着，她把盖子放回到指甲油瓶上，站起身，把她的左手——那只湿的——在空中前后甩动。她用那只干手把烟灰缸从窗台拿到床头柜上，电话就是放在这里的。她在两张铺叠整齐的单人床中的一张上坐下，捏起话筒，此时，铃声已经响了五六遍了。

“喂，”她说，左手五指叉开着，伸出去，离她那身白丝绸睡衣尽可能远些，这睡衣是此刻她身上唯一穿着的东西，另外就只有一双拖鞋了——那几只戒指她都留在洗澡间里了。

“您要的纽约长途电话接通了，格拉斯太太，”接线生说。

“谢谢你，”女孩说，一边在床头柜上给烟灰缸腾出个地方。

电话里传来一个妇人的声音。“穆里尔吗？是你吗？”

女孩把听筒从耳边稍稍移开一些。“是的，妈妈。你好吗？”她说。

“你可让我担心死了。你干嘛不来电话？你没事吧？”

“我昨儿晚上、前天晚上都一遍遍给你拔电话来着。这儿的电话可——”

“你没事吧？穆里尔？”

女孩把话筒从耳边再多支开去一些。“我挺好的。就是觉得热。这么多年来，佛罗里达还没有这么热过——”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我真为你担心——”

“妈妈，亲爱的，别冲着我叫。你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那女孩说。“昨儿晚上我给你打了两次。一次就在刚刚——”

“这不，我就跟你爸爸说过没准你昨儿晚上打过电话。可是，没用，他非说——你没

科目代码 **815** 科目名称 **文学阅读与评论****满分 150**

事吧，穆里尔？要跟我说实话呀。”

“我挺好的，别再问这个了，求求你了。”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

“我也不知道。星期三上午吧，挺早的。”

“谁开的车？”

“他呀，”女孩说。“你别激动嘛。他开得非常棒。我都没想到。”

“真的是他开的？穆里尔，你要向我保——”

“妈妈，”女孩打断了话头，“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开得非常棒。一路上时速都没超过五十，我是实话实说。”

“他没冲着树什么的玩什么花招吧？”

“我说了他开得非常棒，妈妈。行了，求求你了。我跟他说了要紧挨白线，该说的都说了，他明白我的意思，也照着做了。他甚至都没打算对树看上一眼——这是明摆着的。哦，对了，老爸把车子拾掇好了吗？”

“还没呢。人家要四百块钱，光就——”

“妈妈，西摩跟爸爸说过这钱由他来出。没有理由让——”

“好吧，以后再说。他行为怎么样——在汽车里和别的地方？”

“挺好的呀，”那女孩说。

“他还是没完没了地叫你那难听的——”

“不了。他现在又起了新的了。”

“是什么？”

“哦，这又有什么两样呢，妈妈？”

“穆里尔，我想知道。你爸爸——”

“好吧，好吧。他管我叫‘1948 年度精神流浪小姐’，”女孩说着发出了格格的笑声。

“这没什么好笑的，穆里尔。这根本就一点也不好笑。简直是让人作呕。实际上，是让人感到悲哀。我一想到怎么——”

“妈妈，”女孩打断了话头，“听我说，你记得他从德国给我寄来的那本书吗？你知道吧——那本德国诗集。我把它怎么的啦？我想得脑袋生疼——”

“书你没丢。”

“你敢肯定？”女孩说。

“当然啦。也就是说，我没有丢。就在弗雷迪房间里呢。你把它丢在我这儿了，我没地方放——怎么啦？他又要啦？”

“不。他只是问起这事，在我们开车来的路上。他想知道我读了没有。”

“那可是德文的！”

“是啊，亲爱的。这没什么区别，”女孩说，交叉起了双腿。“他说那些诗正是本世纪独一无二的伟大诗人写的。他说我该去买一本译本什么的来。要不就学会这种语言，如果我愿意的话。”

“可怕。可怕。简直是可悲。的确是的。你爸爸昨儿晚上说——”

“等会儿，妈妈，”女孩说。她走到窗台前取来香烟，点上一支，又回到床边坐下。“妈妈？”她说，吐出了一口烟。

“穆里尔。好，现在你听我说。”

“我听着呢。”

“你爸爸跟西威茨基大夫谈过了。”

“是吗？”女孩说。

“他跟他谈了所有的情况。至少，他说他这样做了——你是了解你爸爸的。那些树的

科目代码 **815** 科目名称 **文学阅读与评论****满分 150**

事。窗户的事儿。他对奶奶说的关于她故世的打算那些可怕的事情。他怎样对待百慕大带来的所有的漂亮图片的事情——一切的一切。”

“怎么样？”女孩说。

“哼。头一条，医生说部队把他从医院里放出来简直是在犯罪——我说的全是实话。他非常明确地告诉你父亲很有可能——非常大的可能，他说——西摩会完完全全失去对自己的控制。我说的全是实话。”

“这儿旅馆里就有一位精神病专家，”女孩说。

“谁？他听什么名字？”

“我不清楚。像是叫里塞尔什么的。听说他非常出色。”

“从没听说过他嘛。”

“嗯，反正大家都认为他很了不起。”

“穆里尔，别那么幼稚，好不好。我们太替你担心了。你爸爸昨儿晚上直想打电报让你回来，老实说——”

“我这会儿不想回家，妈妈。你别紧张嘛。”

“穆里尔，我一点儿没瞎说。西威茨基大夫说西摩很可能会完全失去控——”

“我刚到这儿，妈妈。这是多年来我头一次休假，我可不想把什么都胡乱往箱包里一塞就回家，”女孩说。“再说我现在也走不了哇。我皮肤晒坏了，简直没法动。”

“你晒得很厉害吗？我在你包里放了那瓶布朗兹防晒油，你没有抹吗？我就放在——”

“我抹了，可还是挨晒了。”

“太糟糕了。你哪个部位晒坏了？”

“全身上下，好妈妈，哪儿哪儿都是。”

“那真糟糕。”

“我死不了的。”

“告诉我，你跟这位精神病专家谈过啦？”

“唉，也算是谈了吧，”那女孩说。

“他说什么来着？你跟医生谈的时候西摩在哪儿？”

“在大洋厅里，弹钢琴呢。我们来到这儿接连两晚他都弹钢琴了。”

“嗯，那医生说什么了？”

“哦，也没几句话。是他先跟我搭话的。昨晚玩 Bingo(注：一种带赌博性质的抽彩游戏。)时我坐在他旁边，他问我那个房间里弹钢琴的是不是我的先生。我说是的，话就是这么说起来的，接着他问我西摩是不是有病或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他——”

“他怎么会问起这个来的？”

“我哪里知道，妈妈。我琢磨是因为他脸色不好这样的事吧，”女孩说。“反正，Bingo 散局后他和他太太问我愿不愿跟他们一起喝上一杯。我就去了。他太太真让人受不了。你还记得咱们那回在邦维特百货公司橱窗里见到的那件难看的晚礼服吗？就是那件，你说穿的人得有一个非常小，非常小——”

“那件绿的？”

“她正穿着呢。就只看见两片屁股了。她不断地问我西摩是不是跟在麦迪逊大街开一家店——是女帽店——的苏珊妮·格拉斯有亲戚关系。”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那医生。”

“哦。唉，其实也没说几句话。我的意思是我们在酒吧里呆着，喝了点酒。那里吵得要命。”

“是的，但你可曾——可曾告诉医生他想把奶奶的椅子怎么样吗？”

“没有，妈妈。我可没谈得那么细，”那女孩说。“我可能有机会跟他再谈一次。他一